

壬午古籍札記

鮑國強

內容提要：本文根據查重和復核時查考的資料及工作筆記比較詳細地記錄了國家圖書館2002年購藏的25種善本和普通古籍。

關鍵詞：古籍 採訪 札記

本文記錄的是國家圖書館2002年（壬午）購藏的部分善本和普通古籍，計25種，係根據查重和復核時查考的資料及工作筆記整理成文，大體按各書刊刻時間排序。其中某某某行某字的著錄源於敦煌經卷的編目舊法，國外亦有古籍指印的著錄，在古籍全文影像或全文檢索尚未隨手可得之時，作此嘗試應是有益的。關於古籍用紙、刀法等項具體著錄的目的亦在於此。至於針眼數的記載，筆者僅見於韓國的漢籍目錄，其後自上而下記錄書邊與針眼間距離，是新增的內容。

一、吳氏紀原錄不分卷

（明）吳道還編，（明）吳玄崱、吳世芳、吳如仁、吳希周、吳思沐續錄，明嘉靖十二年（1533）刻萬曆十五年（1587）增刻本，金鑲玉綫裝，包角，八冊一函。安徽歙縣吳氏。首冊《吳氏紀原錄總圖》起首云：“六十一世。少微公，字仲方，義方子，唐開元第進士，官至左臺監察御史。自唐饒州府五彩山由新安遷休寧石舌山吳里……是為新安祖。”書前有缺葉。書名據《總圖》、卷一《目錄》等處題。第一冊第一葉《吳氏紀原錄目錄》半框19.7×12.8cm，第六行第六字為“代”。第七冊第巖一葉《巖鎮紀原附錄引》第六行第六字為“當”。十行二十二字個別二十三、二十四字，白口，四周單邊（第一冊卷一第二十六、二十七葉第八冊第十三至十五、二十四至二十六、三十七葉四周雙邊，第一冊卷一第三十葉右邊雙邊），黑單魚尾。四針眼：3.6+9.4+7.5+9.3+3.6cm（首冊）。雙道金黃絲綫裝訂。棉紙，色白。刀法精粗間出，風格不一。斷版、漫漶處甚多。

是書販書者言：著者不明，未見著錄。不確。《中國家譜綜合目錄》第145頁載：《歙縣吳氏紀源錄》不分卷，（明）吳遠纂，明萬曆十五年家刻本，1冊，安徽省圖書館藏。《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第594頁亦載安徽省圖書館藏本。《中國家譜總目》第978頁將安徽省圖書館藏本著錄為：〔安徽徽州〕吳氏紀源錄不分卷，（明）吳遠纂修，明刻本，一冊。

細檢是書，“歙縣吳氏紀源錄”字樣未見，第一冊有《吳氏紀原錄目錄》，開列

“卷之一”世系細目。其他部分未見卷次。安徽省圖本若非本書同一版本，亦有很深淵源。本書纂者是吳道還等，而非吳遠。第二冊第三十二葉載：“九十一代，道還公，字文復，號陽谷。著有《陽谷集》。編梓《吳氏紀原錄》。娶潭渡黃氏，並葬杭埠頭，象形。”第七冊載：“八十八代，遠公，靜齡子，丙辰進士，黎平府知府。娶汪氏。”未言其纂《吳氏紀原錄》。

第四冊有“萬曆十五年丁亥仲夏月吉旦向杲裔孫之俊頓首百拜書”之《吳氏續紀原錄序》云：

……至嘉靖癸巳有還公者起而繼譜牒以作《紀原錄》，著其墓圖，明其世系，正其稅額、疆界，固弼公作者意也。歷今數世，族屬益繁，墓產益拓，且也萬曆辛巳復經清丈改科，易名更號，使後無所述，前《錄》幾墮矣。余族叔玄嶽、世芳、如仁、族兄希周、思沐又述先人之意，詳考深核，其間若墓圖若世系若稅額疆界先人已備者遵之，未備者補之，一一續而錄焉。

此言原纂及續纂者。

第三冊第九十五葉有“嘉靖癸巳季冬望日巖鎮裔孫吳遠董記”之文，云：

右附錄進公枝派。凡八世，其世系遷居卒葬墓所悉依《家譜》開載，無損益也。惟我先世祖福公其行有五，而特附進公之派於《紀原錄》者，以其玄孫王弼公昔嘗探本尋源，自金陵抵歙省祭祖墓，會諸親族，修《家譜》以遺族人，孝義之心誠可嘉尚。迨返金陵之際，於至元戊子二月十六日授寶鈔於族侄曾四，煩其營運，為修墓祭掃費。其憂深慮遠，情尤懇切，故特附於《紀原錄》後，非私也，宜也。……嘉靖癸巳福公裔孫巖鎮吳惟明、向杲吳道還、績溪吳廷宣、場田吳文福等會同清理，將各墓加土增高，四至用石埋界，量計步數，畫圖注明，俾永遠不致泯沒。

此冊又載《附錄進公枝派引》，全文云：

夫不有所作則無所述，不有所述則無所傳。我祖始居富饒，自宋元以來，世遠族繁，分居不一。先人有王弼公者，雖遷金陵，因念五世祖進公以下塋墓並葬富饒，挾金前來，理墓會族，刊修譜牒，及今三二百年，世系分明，昭穆不紊，皆公之澤愈遠而愈不斷也。自後再修而有彥明公者。又再修而有克銘公者。譜雖三更板冊，而作之者公其始也。還披閱之餘，慕公之賢，感公之德，勃然之興，不容自己，於是竊公之意採集成稿，先之以世系，次之以目錄，次之以墓圖，又次之以稅數、四至，訂正於宗人遠，而命梓焉，名曰《紀原錄》，使世系清則昭穆不紊，目錄著則倫序嚴明，墓圖定則祖跡不泯，稅額、疆界正則子孫不得以私鬻，豪強不得以併吞，愈遠而愈彰，愈久而愈不迷，皆述公之遺，以傳之後者也，敢曰作之云乎哉？故夫由公而上尊及乎祖禰，由公而下親及乎子孫，凡譜有所稽，墓有所志者，咸附錄焉，蓋所以紀公德也。嗣是者寧無所興起者耶？謹識。嘉靖

癸巳秋七月吉日向杲裔孫道還頓首拜書。

可見本書原纂者確是吳道還，吳遠在嘉靖年間僅做“附錄進公枝派”及“訂正”本書等事。依已見著錄，是書嘉靖十二年刻本未見，萬曆十五年增刻本除安徽省圖藏本外，此本是第二部，亦屬罕見。然通觀全書，次第凌亂，眉目不清，抑或屬未定試印本。

二、李于鱗唐詩廣選七卷

（明）李攀龍輯，（明）凌瑞森、凌南榮輯評，明萬曆三年（1575）凌氏盟鸛館刻硃墨套印本，綫裝，五冊。無欄綫，八行十八字，注文小字雙行不等，白口，四周單邊偶爾左右雙邊，無魚尾，卷一首葉半框 21.5 × 14.6cm。卷一第六葉第六行第六字為“血”，卷二第六葉第六行第六字為“絲”。四針眼：2 + 7.7 + 8 + 7.8 + 2cm（首冊）。棉紙，色白。刀法純熟利索。全書刊刻疏朗，眉目清楚。雙道白細棉綫裝訂。卷端未題著者。各卷目錄及版心題“唐詩廣選”，卷七尾有硃墨筆精抄補三葉。《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第1670頁著錄本書。

李攀龍（1514—1570），字于鱗，號滄溟，山東歷城人。嗜詩歌，厭訓詁。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擢陝西提學副使，累遷河南按察使。母喪，心痛病卒。有才力，詩以聲調稱。持“詩不讀盛唐以後人集，文不讀西漢以後人作”之論。與王世貞等執海內文章之柄垂二十年。

是書前冠“吳興凌蒙初撰並書”之《唐詩廣選序》，開篇即言“廣選”緣由：“《唐詩廣選》者何？李于鱗先生所為唐詩刪也。刪而曰廣選者何？于鱗之刪較今所稱選者稍廣也。”序後鈐“凌蒙初印”、“初成”兩印（均陰文朱方印）。

卷一目錄前附“評詩名家姓字”，收列六十名家姓名及字，末尾原鐫識語言其輯評因由甚詳：

余輩既謀刻子與先生所評《唐詩選》矣，已而思寥寥數語，恐未足以盡詩之變，因廣採唐宋以及國朝諸名家議論裒益之，亦燦焉成帙。第耳目睹記或隘，不無掛漏之虞，聊以精力所及者備一班云爾。即諸家名氏世次亦有未獲詳考者，姑闕疑以俟。吳興凌瑞森、凌南榮識。

三、文儷十八卷

（明）陳翼飛輯，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畢懋康刻本，綫裝，十八冊二函。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黑單魚尾，卷一首葉半框 21.5 × 14.5cm。卷一第六葉第六行第六字為“經”，卷二第六葉第六行第六字為“凌”。四針眼：2.3 + 8 + 7.7 + 7.7 + 2.1cm（首冊）。竹紙，色黃。刀法純熟。雙道白細絲綫裝訂，斷裂處甚多。卷端下方原題“明閩漳陳翼飛元朋明輯 新安畢懋康孟侯參訂”，其他各卷所題著者除另有不同

的校閱者外均同此。鈐“定武素園藏書印”陽文方章。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第1628頁載：《文儷》十八卷，明萬曆刻本，上海圖書館等單位收藏。應即本書。是書此後尚有十四卷本：《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三“總集類存目三”著錄：《文儷》十四卷，並云：“是書所錄，自漢及唐皆以駢儷為主，略依《文選》之例。惟不載詩，與《文選》稍異耳。”王重民先生在《中國善本書提要》第451頁載：北大圖書館藏有《文儷》一書，殘，存卷一至七，4冊，明啟、禎間刻本，9行18字（20×13.2cm），卷一卷端原題“明閩中陳翼飛元朋刪定 昆明傅宗龍仲綸較閱 新安畢懋康孟侯參訂”，有畢懋康序，顧起元序。《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第1603頁載：《文儷》十四卷，明末刻本，北大圖書館（殘）、西北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分兩處（不應如此）著錄的十八卷本和十四卷本，著者均為（明）陳翼飛輯。

陳翼飛，字元朋，一作元明，明福建平和人。萬曆三十八年（1610）進士。授宜興知縣，被劾歸。工詩，摹七子，篇什甚富，有《慧閣》、《紫芝》等集。畢懋康，字孟侯，號東郊，明徽州府歙縣人。萬曆二十六年（1598）進士。天啟中累官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魏忠賢以其為趙南星所引，令御史王際遠劾之，遂削籍。崇禎初再起官南京戶部右侍郎，旋引疾歸。工古文辭，善畫。有《西清集》等。

是書前冠“萬曆庚戌嘉平月賜進士第廣西道監察御史前中書舍人新都畢懋康撰”之《文儷序》，書末附“萬曆辛亥秋中陳翼飛書於荆涇之五雲舫”之《跋文儷後》。本書以歷代駢體文為主，兼收詔書、策問、碑傳、序跋等，文章、刊刻俱精，《續修四庫全書》和《四庫存目叢書》均未收錄，殊覺憾事。

四、金精廖公秘授地學心法正傳畫筭扒沙經四卷補遺一卷

（宋）廖瑀著，（宋）彭大雄集，（明）江之棟輯，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刻明末重修本，金鑲玉綫裝，包角，十冊一函。九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單邊，白單魚尾，卷一首葉半框23.5×13.8cm。卷一第六葉第六行第六字為“邊”，卷二第六葉第六行第六字處為空白。四針眼：3+10+4.3+10+3.1cm（首冊）。竹紙，色黃。刀法純熟，沖削規正。雙道白絲綫裝訂。

卷一至四卷端原鐫：“金精廖公秘授地學心法正傳畫筭扒沙經 宋虔州金精山人廖禹著 豫章栗塢伯才甫彭大雄集 明新安星源孟隆甫江之棟輯 古歙承景甫汪元標校 季常甫吳公遂閱”。本書收有大量地穴圖。補遺一卷釐為第五卷，分：廖金精畫筭撥沙經心法地學直訓補遺一篇（篇端原鐫：宋虔州金精山人廖禹著 豫章栗塢伯才甫彭大雄集 明新安星源孟隆甫江之棟輯 古歙承景甫汪元標校 季常甫吳公遂閱 海陽仲修甫黃慎訂）、畫筭撥沙地學心法玄機小冊補遺一篇（篇端原鐫：金精山人廖瑀著 後學弘業紹先甫補訂）。撥為扒之誤。版心上方原鐫“扒沙經”。

廖禹，當是廖瑀之誤，字伯禹，宋虔州零都人。年十五通《五經》，人稱“廖五經”。高宗建炎中以茂材異等薦，不第。精堪輿術，卜居金精山，自稱金精山人。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第351頁著錄本書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刻本，中國

科學院圖書館等收藏，但著者著錄為“廖禹”，誤。書中“玄”、“弦”、“弘”未避諱。書版有斷版漫漶痕跡。卷一第三十二葉、三十四葉、四十六葉，卷二第四十一葉、六十四至六十五葉、七十二葉，卷四第三十二葉、五十四葉、八十五葉、九十葉為新刻補版葉，均黑單魚尾。補版中“弘”、“弦”亦未避諱。卷一第四十二葉、四十六葉、六十二葉、六十八葉、九十葉、一百一十葉，卷二第十二葉、十四葉、三十七葉、四十二葉，卷三第三十葉、七十五葉，卷四第四十一葉、六十一葉、六十八葉、七十九葉、九十葉，卷五第十一葉背面空行處均被近年金鑲玉改裝者割去作他用。販書者言，是書為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刻本，誤，應屬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刻明末重修本。

五、合諸名家評注三蘇文定十八卷

（宋）蘇洵、蘇軾、蘇轍撰，（明）楊慎選輯，（明）李維楨評注，明崇禎五年（1632）秣陵楊士驥刻本，綫裝，包角，六冊一函。分上下兩欄，上欄評語3cm，下欄正文20.4cm，正文九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單邊，黑單魚尾，卷一首葉半框23.4×13.8cm。卷一第六葉正面第六行第六字為“而”，卷二第六葉正面第六行第六字處為空白。四針眼：1.9+10+3.2+9.7+2cm（首冊）。竹紙，色泛黃。刻工運刀熟練，筆劃利落，無滯澀感。卷一至六、九至十卷端原鐫“成都楊慎用修原選 京山李維楨本寧評注 公安袁宏道中郎參閱”；卷七至八、十一至十八卷端原鐫“成都楊慎用修原選 京山李維楨本寧評注 秣陵楊士驥龍超參閱”。版心上方原鐫“蘇文定”。

李維楨（1547—1626），字本寧，湖廣京山人。明隆慶二年（1568）進士。授編修，進修撰，出為陝西參議，遷提學副使，天啟初以布政使致仕家居。又召為南京太常卿，不就，以薦為南京禮部右侍郎，進尚書。博聞強記，文章弘肆，負名四十載，然多應酬之作。

本書刊刻時，李維楨已經作古，袁宏道去世更早〔卒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最後完成本書參閱並付梓者為楊士驥。此“崇禎壬申歲（五年）初夏日江左楊士驥龍超氏書於金山僧舍”之《序三蘇文定》中有言：

余初獲李本寧太史家珍四大家全帙，行畫授梓。因今蘇刻竣役，不可無弁言以述其大意。

本版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第1858頁有著錄，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等收藏，唯定為“明崇禎刻本”，界定稍覺寬泛。書根墨筆手書：“三蘇文定”。首冊序、目錄和卷一卷端等處鈐花形朱印，印中倒刻“曼思”兩字，似為倒鈴章。第一冊起首即是李維楨《序三蘇文定》，無書名頁和牌記，第六冊末亦為“卷之十八終”，無跋文。灰藍布四合書套正面和第一冊均有白書簽，書簽下方僅鈐“謙受益記”（自左上起倒序）花邊朱方印，無書名。雙道金色細絲綫裝訂，已有數處斷綫。本書為重裝本，書品較佳。

六、翠娛閣評選行笈必攜十種

(明)陸雲龍輯評，明崇禎陸雲龍刻本，綫裝，一冊。九行十九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單邊，無魚尾。此叢書據《中國叢書綜錄》載僅復旦大學圖書館有藏，子目：《詩最》二卷、《文奇》四卷、《文韻》四卷、《書雋》二卷、《四六儷》二卷、《小札簡》二卷、《清語部》一卷、《紀遊》一卷、《詞菁》二卷。是冊僅含《詩最》、《詞菁》兩種，均存卷一。《詩最》卷一首葉半框 20.8×13.8cm。《詩最》卷一第六葉第六行第六字為“秋”，《詞菁》卷一第六葉第六行第六字處為空白。四針眼：2.2+7.6+7.7+7.7+2.2cm。竹紙，色黃。刀法純熟，頗具明末版刻風韻。雙道白細絲綫裝訂。

《詩最》卷一目次原鐫“翠娛閣評選詩最”，卷一卷端原鐫“仁和丁允和叔介父品定 錢塘陸雲龍雨侯父評注”。《詞菁》卷一目次原鐫“翠娛閣評選詞菁”，卷一卷端原鐫“錢塘陸雲龍雨侯父評選 陸人龍君翼父較定”。

陸雲龍（約1597—崇禎末），字雨侯，堂號翠娛閣，館名崢霄館，錢塘人。早年屢試不第，後坐館執教為生。對魏忠賢等閹宦專權深惡痛絕。有詩文集《翠娛閣近言》，另有詩文評注三十餘種。

是書前冠“崇禎辛未（四年）初夏錢塘陸雲龍雨侯甫題於翠娛閣中”之《序》，中言其取捨標準：“凡以足留古人之精神，無取汗漫為也。”初稿成後，“幾盈尋累丈……欲汰而存其精。會友人丁叔介者更饒此癖，其割記更夥，因各出之，印以善本，削什之九，斷為十帙，曰《行笈必攜》”（可知共有十種子目，復旦僅存其九）。並言及評選目的：“雖然權以統而得專剗，亦不以汗牛為盛。倘使帳中之秘，得佐中郎輔頰，安知約之非精，未必非學士之津梁也。”此中亦可知是書含有丁允和評選篇什。

是冊兩子目行款與陸雲龍杭州崢霄館其他刻本同，當亦為陸氏刻本。扉頁墨筆題“甲申冬月 翠娛閣詩詞合集 鍾育重訂”，書衣墨筆題：“翠娛閣詩集 芸香館主珍藏”，鈐“芸香書屋鑒藏”陽文方朱印、“蘊芝”陰文方朱印。販書者亦徑題“翠娛閣詩集”。此乃1944年鍾育重裝本書時所為，使之幾成《翠娛閣評選行笈必攜》不相干之書。

北京海王村拍賣有限責任公司舉行的“二〇〇二年春季書刊資料拍賣會”上曾出現過此叢書的其他子目。當時《拍賣圖錄》第65號著錄：“翠娛閣評選六卷（明）丁允和、陸雲龍輯 明崇禎四年（1631）刊本 1函6冊 竹紙 綫裝 半框：20.5×12.7cm 提要：是書收《書雋》二卷，《文奇》四卷。”書名亦誤。惜未及購入。

七、鼎鐫全補評注日記故事類編四卷

(明)佚名輯評，明刻本，新近金鑲玉綫裝，包角，四冊。上下兩欄，上欄評語，下欄正文，正文十一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邊，無魚尾。卷一首葉半框 20.5×12.8cm，上欄高2cm，下欄高18.5cm。卷一第六葉第六行第六字為“伏”，

卷二第六葉第六行第六字為“饑”。四針眼：2.3 + 9.2 + 5.5 + 9.1 + 2.3cm（首冊）。竹紙，色黃。小楷，字體方正，刊刻熟練。雙道白絲綫裝訂。書名據卷端題。版心上方原鐫“日記”。內收版畫八幅：卷一“槐陰遇仙”、“和氣充庭”，卷二“忠獻丹心”、“疏除佛法”，卷三“驂賻館人”、“福壽多男”，卷四“忠義扶股”、“太任胎教”。每幅線條流暢，刀工精細。每卷首葉正面為木刻版畫，背面為該卷卷端。書中稱“大明”、“皇明”，且“玄”、“弘”不避諱，屬明刻無疑。卷一第十八葉正面撕去三分之二，卷二第二十葉、卷三第二十葉空白背面撕去。

是書為仁厚廉潔、忠孝節義故事類幼學讀本。每類故事後注明“新增”若干則，屬增補之書。卷一收“孝感”故事三十三款（實二十三則）、“孝念”二十四款、“友悌”十六款（實十五則）、“隆師”十二款（第五則內容及第六則標題殘）；卷二收“交誼”十款（實十一則）、“睦族”十款（實九則）、“齊家”十款（實九則）、“遠色”六款、“辟邪”十五款（實六則）、“清介”十款、“高邁”十三款（實八則）、“儉約”六款；卷三收“仁恩”十款（實十四則）、“德報”十四款、“寬厚”十一款（實十二則）、“廉潔”八款、“善政”二十款；卷四收“忠諫”十五款（實七則）、“忠梗”六款、“忠節”十八款（實十九則）、“母道”七款（實九則）、“女道”七款（實八則）、“婦道”四款、“妻道”十四款（第四則第二行以後已佚）。編輯稍粗，緣由射利，當為坊刻本之屬。

八、治痘惕中錄二卷醫案一卷

（明）龔汝弘緝著，（明）魯世成評釋，（明）魯學仁、童用中述錄，（明）龔成文、龔成偉補訂，明末清初鳴玉軒刻本，金鑲玉綫裝，二冊。上卷有朱筆圈點。分上下兩欄，上欄評釋，下欄正文，正文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單邊，黑單魚尾，卷上首葉半框18.6 × 12.3cm。卷上第六葉第六行第六字為“明”，卷下第六葉第六行第六字為“茂”。四針眼：3.5 + 9.3 + 5.5 + 9.2 + 3.4cm（首冊）。雙道白絲綫裝訂。棉紙，色黃。刀法疏生，筆畫古拙。外附醫案一十九症，卷端原鐫“治痘惕中錄案”。書名葉正面缺，背面中間原鐫“鳴玉軒刊”，下方原鐫“太和鐫龔氏痘科”。卷上卷端原鐫“浙左上虞後學筠泉龔汝弘緝著 會侄仰山龔林校正 浙右淳安會友太和和王汝樂同校 門生鳴玉魯世成評釋”；卷下卷端原鐫“門生復吾魯學仁 憲虞童用中述錄 猶子網吾龔成文 退吾龔成偉補訂”。前冠“庠兄潤寰沛霖父繼龍載拜書”之《敘筠泉子治痘惕中錄》等兩序。

龔汝弘，事跡無考。惟《敘筠泉子治痘惕中錄》起首云：

余弟筠泉子總角業能文。邑中譚藝士一見輒異之，曰：此國器也。奈造物忌完，屢試弗售，遂絕意舉業，究心醫方，而猶精於痘術。

依卷端所題推之，是書下卷各醫方當為龔汝弘弟子述錄、補訂者。書中“玄”、“弘”字均未避諱。上卷第八葉裝於第五葉之後，末缺“痛癢”、“呃逆”、“寒戰咬

牙”、“天時”、“人事”五篇。

是書甚為罕見。據販書者云：“是書未見他本著錄。全書未注刊刻年代，頗為意味深長。從其版式上看為明末刻本，推之，似為明清之際，朝代更替，明朝失國，而滿清又未取勢，書成之後，遂不具年款。”其版本分析之言甚是，然“具年款”之處已損去亦有可能。

九、文選纂注十二卷

（梁）蕭統輯，（明）張鳳翼纂注，清康熙十一年（1672）蓀溪姚氏願好堂刻本，綫裝，十二冊。九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單邊，黑單魚尾，卷一首葉半框20.5×14:2cm。卷一第六葉第六行第六字為“引”，卷二第六葉第六行第六字為“蹠”。四針眼：2+7+7.4+7.1+2.1cm（首冊）。竹紙，色黃。刀法純熟工整，字體有明刻風韻。雙道白絲綫裝訂，斷裂甚多。書名據版心上方原鐫題。卷端原鐫“梁昭明文選 明吳郡張鳳翼纂注 延陵吳芝校訂”。書名頁原鐫“昭明文選 張伯起先生纂注 蓀溪願好堂藏板”，並鈐有“蓀溪姚氏藏書”陽文方印和“杭城柴垛橋姚衙願好堂發兌”兩豎行朱木戳記。前冠“長洲張伯起鳳翼書”之《序》、“順治己亥（十六年）夏五延陵吳來周謹識”之《重訂文選纂注序》、“康熙十一年歲次壬子季夏上浣蓀溪姚嘉會子將氏題於是亦軒”之《序》。

張鳳翼（1527—1613），字伯起，蘇州府長洲人。與其弟獻翼、燕翼並有才名，吳下號稱“三張”。好度曲，為新聲。嘗作《紅拂記》等傳奇及《夢占類考》，有聲於時。善書，晚年鬻書以自給。

《四庫總目提要》評曰：

是書難採諸家詮釋《文選》之說，故曰《纂注》，然所引多不著所出。夫詮釋義理，可以融會群言，至於考證舊文，豈可不明依據？言各有當，不得以朱子《集傳》、《集注》藉口也。其論《神女賦》，“王”字訛“玉”，“玉”字訛“王”，蓋採姚寬《西溪叢語》之說，極為精審。其注無名氏《古詩》，以“東城高且長”與“燕趙多佳人”分為兩篇，十九首遂成二十，不知陸機擬作，文義可尋，未免太自用矣。

持論甚公。

至於是書本版，吳來周《重訂文選纂注序》言：

……先君子嗜學好修，生平實多所撰著。即茲編，剞劂之精，校讎之勤，亦見一斑。余小子兢兢守之，不敢失墜，但鋟板已久，不無漶漫，為蟲魚所侵，復從而整葺之，承先志也。且藉以勉諸兒曹曰：“是王父手澤所存，安忍讀，安忍不讀哉？”集成自攜，並以公之同好云。

姚嘉會《序》亦言：

余外舅應侯吳公……凡六經子史，悉手自校讎，以授剞劂。是編尤公所酷者，檢校之勞，更歷寒暑，其嘉惠來學之意可考而知也。……自兵燹以後，歷世所藏散失殆盡。無論三代法物，蕩為衰草寒煙，即經函史牘，蓋廬有存者。是刻也，以公授余卒業，故巋然如魯靈光獨存。余重為訂正，以公海內，蓋不敢忘公嘉惠來學之意也。

吳氏、姚氏所云舊版，當為本書之明萬曆刻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第1557頁收錄本書萬曆本及此版批校本。全書有硃墨筆斷句圈點。卷二末有朱筆題：“戊子夏四月二十四日點。閻紘璽。”“戊子”當是民國十四年（1925）。文中“玄”未避諱，若序不存，易視為順治本或明本。

十、喪禮或問二卷

（清）方苞著，（清）顧琮訂，清雍正四年（1726）劉捷初刻試印本，新近綫裝，包角，一冊一函。九行十九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左右雙邊，無魚尾。正文首葉半框20.3×13.8cm。《儀禮喪服或問》第六葉第五行第六字為“事”。《戴記喪禮或問》第六葉第六行第六字為“亡”。四針眼：3.2+7.1+6.4+7.2+3.2cm（首冊）。竹紙，色黃。字體工秀，刊刻精當，刷印嫺熟，幾無斷筆斷版處，誠康熙初刻初印氣象。雙道白絲綫裝訂。是書未見有單行本著錄。書名據卷端、版心題。卷端又題“桐城方苞望溪著 混同顧琮用方訂 儀禮或問二十七章 戴記或問五十五章”。正文內標題分別為“儀禮喪服或問”和“戴記喪禮或問”。

書前冠“雍正四年同學劉捷古塘氏撰”之《喪禮或問序》，中云：

……逾年而《南山集》獄起，望溪掛焉。又三年，余送其妻子入旗，相視唏噓。……久之，出其《喪服或問》質余，則獄中所著也。其於先王制禮之意有灼知曲盡，而非傳注所能及者。余欲廣其傳。固止之，曰：“無其行而有其言，可增吾恥與！”余退而思之……故刊而布之，並載其言，以俟後之君子。

劉捷，字月三，一字古塘，江寧人。康熙五十年（1711）舉人。入年羹堯幕，力阻四川加賦。張鵬翮督學江南，招之入院。卒年六十九。

書後附方道希撰《跋》，中云：

是編乃在獄論次，以為教於家者，間以正於劉先生。古塘先生欲廣其傳，叔父不可。先生將鋟版，叔父諭希：“必固止之。”先生曰：“撥人心之昏蔽，而起其善端，莫近於是書。我專之以示朋友生徒，而不播於坊肆，可也。”希始以為疑，既而思……人性皆善，苟知之，則達之，而不忍矣。叔父執喪時，里中有感而相仿倣者，族祖姑之子王君慎齋，姑之夫馮文綏萬。是編出，江介士友服行者漸多，故敬記之。他日，叔父聞此，宜以先生所見為然。康熙五十五年道希跋。

《戴記喪禮或問》第十三葉佚。是書版心中上方有墨釘，似為未定本。顧琮，鑲黃旗人，伊爾根覺羅氏，以地望稱混同。方苞曾言：“任大事不為利害屈撓者，顧用方也。”語見《碑傳集》卷七十。其為是書訂者，蓋書稿源自獄中，作者筆述倉促，無意刊刻，需訂正者尚多。鈐“研嚴齋”陰文方印。

十一、絳雲小錄不分卷

（清）陳文撰輯，清嘉慶四年（1799）刻本，綫裝，包角，二冊。九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字數不等，白口，左右雙邊，單黑魚尾。《絳雲別志》首葉半框 $16.4 \times 1.4\text{cm}$ ，第五葉第六行第六字為“成”。《題詞》第六葉第六行第六字為“二”。四針眼： $2.7 + 8 + 3.8 + 8 + 2.7\text{cm}$ （首冊）。竹紙，色微黃。字體、刀功甚精。雙道金黃細絲綫裝訂，斷裂兩處。有朱筆圈點。有黃旭繪《絳雲補圖》木刻一幅，綫條流暢，鐫刻清秀。圖下方木刻題識“歲在閏逢攝提格嘉平既望為絳雲補圖”（乾隆五十九年），題識前有“如是”木刻陽文閑章。此當是附庸清初錢謙益、柳如是韻事。書名據版心上方原鐫題。卷端木鐫書名著者，起首即《絳雲別志》，撰者題“吳門陳大文研齋”。

文後有撰輯者跋曰：

余既為絳雲小傳，兼倩工畫者寫其遺容於橫卷，一時名士大夫海內諸公素相善者見而加之題詠，長篇短什，艷曲古詞，日積月多，盈細溢軸。余悲絳雲之亡，而又幸絳雲之有以傳也，遂綴集刻之，以詒知者。古之採詩者，不以官位為次，以得詩之前後為次。迦陵填詞圖刻本尤為近古。余亦竊仿其例云。嘉慶四年歲在己未八月朔百花主人跋。

後有木刻“陳文”（陰文）、“百華主人”（陽文）兩印。書前冠“乾隆乙卯（六十年）正月九日河間紀昀序”之《序》、《乙卯孟春下浣沈初書》、《乾隆癸丑（五十八年）仲夏丹徒王文治序》和《浦城祖之望記並書》。書後附“乾隆辛亥（五十六年）仲夏長洲顧宗泰謹跋”和“乾隆歲次辛亥仲春月愚甥王錫奎謹跋”。

絳雲，乃小名，田姓，燕京人。幼育於舅氏。性溫婉。七歲知茹素禮佛，口誦《心經》，不失一字。及長，凡讀書、刺繡、鬥弈、彈琴，妙有夙解。乾隆五十五年（1790）出為陳文觀察侍妾。婚後四十日因寒疾逝，時五十六年（1791）正月初三，年僅二十。

陳文，事跡不詳，由書中文字知，又名或字大文，號研齋，吳門人。善詩。乾隆五十五年（1790）以觀察需次京師。嘉慶三年（1798）遇浦城祖之望於武昌。《販書偶記續編》載：“袁督師列傳一卷督師文一卷白冤疏礪聲漩聲記剖肝錄督師詩一卷 明東莞袁崇煥 陳大文梁朝錫等編 嘉慶元年刊”。

鈐“丹徒陳氏藏書”（陽文方印）、“金臺馬氏家藏”（陰文方印）、“全氏珍藏”（陽文方印）和“靜省齋珍藏章”（陽文方印，鈐印紙剪貼）。“寧”字不避諱。《販書偶記續編》又載：“絳雲小錄一卷 清吳門陳大文編 乾隆乙卯刊”，版本年有誤。

十二、嫋嫋覺世經四卷

(清)陳太初編，清嘉慶十年(1805)抱蘭軒木活字本，綫裝，四冊。九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雙邊，黑單魚尾，卷一首葉半框14.9×9.9cm。卷一第六葉第六行第六字為“自”，卷二第六葉第六行第六字為“顧”。四針眼：1.8+6+5.4+6+1.9cm(首冊)。棉紙，色白。木活字製作精緻，頗似近代鉛活字。四周框綫拼合切合規矩整齊。卷端、版心及序前原鐫“嫋嫋覺世經”。卷前原鐫“純陽道祖定 唐李白 白居易撰 雲門陳太初編 全校門人沈馥 陳業懋 陳宗武 王廷發 馮汝楷 陳大綸 姜浩 吳稼登 孫步康 王衍梅”。卷一卷端原鐫“雲門陳太初遂軒編”，其後各卷卷端原鐫“雲門陳太初編”。版心下方原鐫“抱蘭軒藏”。書前冠“嘉慶九年(1804)十月下旬小嫋嫋弟子雲門陳太初敬撰”之《嫋嫋覺世經序》。書後附“大清龍飛嘉慶十載(1805)歲在乙丑孟陬月旬有二日海山院主香山居士書於雲門之小嫋嫋”之《後序》及“嘉慶乙丑(1805)正月二旬日純陽道祖台下弟子長春邱處機(原文如此)熏沐拜手敬撰”之《總序》。

《後序》起首云：

歲庚申(1800)秋，予自龍山移仗雲門，詩酒因緣，興復不淺。時與二三同道講學於茲，而過從最歡者，謫仙翁也。吐詞為經，援筆作書。書始於壬戌(1802)之秋，中更癸甲，而告藏於乙丑(1805)之春。書六函，函四卷，共計二十有四本。首成者曰嫋嫋小集、曰詩集。其大者曰天文集、曰地理書、曰青囊要、曰覺世經。世無古今，道無同異，莫不先後而採擇焉。是編為覺世第四，規過勸善，存乎其中。有心人亦可於經中求經，而衆論於先覺覺民之旨矣。

此中謫仙翁即陳太初。鈐“榮陽鄭氏煥章”、“鄭悔齋”兩印(均陽文方朱印)。有鄭文焯1913年題識、通篇朱筆圈點及春暉堂鄭煥章朱筆題跋。

鄭文焯朱筆卷前題識云：

此經余得之早夕敬觀，愛不釋手。其間字字珠璣，有益後生，可當座右銘。余依序圈點，俾醒眉目。釋道之經，大半含意深奧，非深通禪典者，讀之一二頁即覺無味。惟此經意暢辭達，略識之士即可讀之，故較佛經有益多矣。余是少年任性不群，事事逾軌，迄今始知自誤，幸得此經云，覺以自覺，感戴無極，志以不忘耳。清後癸丑(1913)仲冬大鶴鄭文焯敬志。

鄭文焯(1856—1918)字俊臣，號小坡，又號叔問，滿族。清光緒二年(1876)進士。父蘭坡，有鄭虔三絕之稱。濡染家學，工詩詞，通醫理，善書畫，山水花卉揮灑自如，有徐渭遺韻。著《大鶴山房集》。

十三、七巧圖合璧不分卷

題（清）桑下客輯，清道光十二年（1832）乞巧山房刻本，新近金鑲玉綫裝，包角，二冊一函。巾箱本。附紅木七巧板大小各一副，計十四塊。《序》六行八字，白口，四周單邊，黑單魚尾。《序》首葉半框 11.4 × 8.6cm。《序》第一葉正面第四行第五字為“十”。四針眼：2 + 5.9 + 3.9 + 5.9 + 2cm（首冊）。棉紙，色灰白。刊印呈坊刻特徵。雙道白絲綫裝訂。是書未見著錄。書名據書名頁題。書名頁原鐫“七巧圖合璧 道光壬辰（1832）仲夏摹增重正 刊於乞巧山房”。

書前冠《序》，全文云：

七巧之戲亦名合巧圖，其源出於勾股法。去歲，雲間徐恕堂摹繪一百六十種刊行。余未及見。今夏，王子穀園自其鄉攜來吳下，又增其弟春生所推廣者共成二百餘圖示予。余亦袖置之。雨窗無事，因與同人互相尋繹，覺轉移之妙層出不窮，又推鄙意得百餘圖合成冊，不敢秘諸枕中，發付剞劂，以公同好。是為序。時在嘉慶昭陽作噩（六年 1801）旦月中浣桑下客識。

桑下客，生平不詳。圖譜前有《七巧式》，正面為“先天太極”，繪七巧原板樣式七塊；背面為拼圖規則，云：“是圖照前式大小、奇耦者七片，勿虧勿剩，排成以下各種。”是書七巧圖正文計四十五葉。後附《跋》，殘缺。

十四、舊唐書逸文十二卷

（清）岑建功輯，清道光末懼盈齋刻本，綫裝，四冊。十二行二十五字，白口，左右雙邊，黑單魚尾。卷一首葉半框 21.3 × 15.5cm。卷一第六葉第六行第六字為“六”，卷二第六葉第六行第六字為“日”。四針眼：2.5 + 7.4 + 6.4 + 7.6 + 2.5cm（首冊）。竹紙，色黃。雙道白絲綫裝訂，斷處甚多。筆畫粗黑，刊刻工整。書名據卷端、版心和目錄前題。各卷卷端下方原鐫著者“甘泉岑建功輯”。版心下方原鐫“懼盈齋”。每卷末原鐫“侄鎔 男淦 長生校刊”。書前冠“道光戊申（二十八年 1848）十二月太傅予告大學士在籍食全俸揚州阮元敘”之《序》和“道光戊申正月甘泉岑建功識”之《自序》。

阮氏《序》云：

甘泉岑紹周提舉建功重刻《舊唐書》，延其友分纂《校勘記》，書成之後，並授諸梓。余於癸卯（道光二十三年 1843）秋曾為作序，以汲古閣毛氏比之，蓋深喜古籍之復行也。繼而紹周復就諸書所引《舊唐書》與今本不相比附者，會萃參考為《舊唐書逸文》十二卷。戊申（道光二十八年 1848）夏，甫經寫定，而紹周遽亡。其子秋舫淦及其從子仲陶鎔為付剞劂，復乞序於余。余取其書閱之，所載事跡，有關係者甚多，就最鉅者言之有十善焉。……約舉十端，足徵梗概。其書

之有裨實用，洵可與正史相輔而行，以視彼搜聚瑣言、無關大義者，奚啻天壤之隔哉！若夫編次之精密，辨證之周詳，觀其書者必能知之；去取之謹嚴，校訂之慎重，觀其《自序》者必能識之。此則不待余縷析言之矣。

岑氏《自序》云：

……復思諸書所引《舊唐書》頗有疊牘連篇，與今本不相附麗，無須悉載於《校勘記》者，竊不自量，為之會萃成書，一一整比編排而加以考訂，共得十有二卷，即名之曰《舊唐書逸文》。所援據之書，以《御覽》為主，而《寰宇記》、《事類賦注》、《通鑑考異》次之，蓋諸書皆明引《唐書》，足以傳信也。《會要》、《冊府》所述唐時之事，必《御覽》等書所已引者乃取以校定其文，未引者則不復哀輯，誠以《會要》、《冊府》雖根柢亦出於《唐書》而究未嘗明引，恐蹈無徵不信之譏也。

據此可知岑氏是書作用與編輯原則。其卷十第十葉載“袁天綱為李義府相面”條，輯自《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二。岑氏案：“《天綱傳》云：‘天綱相人所中，皆此類也。’此條似當列於其前。”查中華書局點校本《舊唐書》列傳第一百四十一“袁天綱傳”並無此條。岑氏所言甚是。讀《舊唐書》者當遵阮氏指陳，與是書同觀，以不失其史。同人史睿君亦有此言。

惟《販書偶記》載：“舊唐書校勘記六十六卷 甘泉羅士琳句容陳立儀徵劉文淇劉毓崧等撰 逸文十二卷 甘泉岑建功輯 道光癸卯至丙午懼盈齋刊”，其《舊唐書逸文》版本年有可商榷者。據阮氏《序》言，“戊申（道光二十八年）夏”，此書“甫經寫定”，至“道光戊申十二月”，“其（岑建功）子秋齡淦及其從子仲陶鎔為付剞劂，復乞序於余”，即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底此書尚是“為付剞劂乞序”，則“道光癸卯至丙午（二十三至二十六年）”當非《舊唐書逸文》版本年。

是書有與《舊唐書》及《舊唐書校勘記》合刻者。

十五、重修桂林宋氏家譜十卷卷首一卷卷終一卷

（清）宋珍祖、宋克綱、宋克傑、宋振鐸總理，（清）徐克榜纂，清同治五年（1866）桂林堂木活字本，綫裝，六冊一函。廣西桂林宋氏。始祖遷：南宋宋彥邦自遂陽遷居桂林。九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單邊，黑單魚尾。卷首首葉半框 25.6 × 17.6cm。《家規》第一葉第六行第六字為“冗”，卷五第一葉第五行第六字為“以”。四針眼：2.8 + 9.3 + 9.3 + 9.3 + 2.8cm（首冊）。棉紙，色白。雙道白絲綫裝訂，訂雙角綫。木活字雕刻規正，擺印品質較佳。卷十有木刻塋墓圖多幅。卷一缺第一至三葉。書名據卷端和目錄前題。版心上方原鐫“桂林宋氏家譜”。書名頁題“遂陽桂林宋氏家譜”。首冠“大清同治五年（1866）歲次丙寅孟冬中浣之吉西村心湖里眷弟庠生徐克榜頓首拜撰”之《重修桂林宋氏家譜敘》。譜後附“大清同治五年（1866）歲次丙寅一陽月上浣穀旦總理珍祖、克綱、克傑、振鐸謹識”之《跋》。卷首有《家規》十七條、

木刻《里居圖》兩幅、《領譜字號》。版心下方原鐫“桂林堂”。

徐氏《敘》云：

諸父老延余為緝家乘，以余之譚陋而不辭者，蓋樂彼之善舉，聊強以裏厥成耳。……屆今九十年，其間未修者猶幸有留遺手錄。余披閱參考，缺者補之，訛者正之，縱未敢媲美前人而撫心頗無草率也已。

由上知，宋氏此次修譜，由宋珍祖等總理，聘徐克榜主筆。是譜當初僅有草譜一部，木活字擺印六部，《中國家譜綜合目錄》、《上海圖書館藏家譜提要》和《中國家譜總目》均未著錄，應屬罕見者。此部鈐“恤字號”陽文朱戳，為宋祗祖收領之第六部譜。

十六、舒嘯樓詞稿不分卷

（清）李曾裕撰，清同治十二年（1873）李氏刻本，新近綫裝，包角，二冊。九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左右雙邊，黑單魚尾，正文首葉半框17.9×12.2cm。正文第一葉第六行第六字為“霽”。四針眼：2.1+7.9+4.7+7.9+2.1cm（首冊）。棉紙，色白，略有殘破，已修補。楷字清秀，然刊刻沖削稍見生硬。雙道白絲綫裝訂。冷僻詞集。未見著錄。書名據卷端、版心題。卷端原鐫“上海李曾裕小瀛”。

李曾裕，字小瀛，上海人。父鍾瀚，由部郎外擢貴州思恩府。其官京秩時，曾裕隨侍邸寓，翩翩年少，品粹學醇，弦誦之暇，與文人墨士結社聯吟，時有後六家之稱。屢應京兆試不售，乃奮然投筆，以齷尹分發兩浙。歷官府同知，引疾歸。卒年七十有七。宣統三年（1910），他曾纂修《東明縣志》四卷，身故後民國十三年（1924）《東明縣志》纔得以鉛印出版（山東省圖書館等有藏）。

此《詞稿》書前冠“咸豐七年（1857）歲次丁巳秋八月秀水次游秦光第謹識”之《序》和“同治癸酉（1873）季冬之月立春後三日嘉定黃宗起拜手”之《舒嘯樓詞序》。

黃氏《序》起首云：

往歲，小瀛先生有《舒嘯樓詩稿》之刻，令弟少雲司馬任其事。今夏，又刊其所為詞，命皐生校而序之。

正文前列《舒嘯樓詞稿目錄》，計一百零二首詞。其間不乏清新、趣味者，例《前調（賀新涼）疊僕》。其詞曰：

能事操箕帚。盡狂呼，百無一諾，儼同木偶。有客喚茶常不應，傳語翻勞鸚鵡母，還悄向屏前探首。時或靈心通一點，噉聲應，欲步仍垂手，傾耳聽，待重剖。嗟予老病歸田久，學癡聾阿翁更甚，僕將焉咎？往日紀綱雲散盡，幾個尚供奔走？愧門戶蕭條非舊，穎士疏狂奴慚慚。竭愚誠，貧賤常相守。春社近，治宜酒。

寥寥數語，豐儉神態，作者安貧心態，躍然紙上。卷末缺最後一首詞《前調（賀新涼）冷官》。

本書有著錄為清咸豐七年（1857）刻本者，誤。全書有朱筆圈點。鈐“研巖齋”陰文方印。國圖另藏有李曾裕撰《枝安山房詞草》一卷（收入（清）孫澂輯《同人詞選》，清咸豐三年（1853）刻本）、《舒嘯樓詩集》一卷（收入（清）王慶助編《詒安堂所刻書》十種，清刻本）。

十七、淡海廿四勝圖記二卷

（日本）安國清繪並撰，日本明治二十五年（1892）北村四郎兵衛京都寫刻硃墨套印本，綫裝，包角，二冊。八行十六字，白口，四周單邊，無魚尾。卷上首葉半框13.8×8.3cm。卷上第六葉背面第六行第六字為“湖”，卷下第六葉背面第六行第六字為“比”。四針眼：1.8+5.9+4.1+6.1+1.8cm（首冊）。竹紙，色白。小楷字體娟秀，書法甚工。雙道金黃絲綫裝訂，訂雙角綫，斷裂數處。未見國內著錄。書名據卷端、書名頁和書籤題。書名頁題“明治壬辰清和月 淡海廿四勝圖記 金粟岩谷修題”。版權頁題“明治廿五年四月二十日印刷 同年同月廿七日出版 著作者福岡縣平民安國清 發行兼印刷者京都府平民北村四郎兵衛 冢本廣吉刻”。

書前冠“太湖生谷鐵臣撰並書”之《淡海二十四勝序》（末鈐“谷鐵臣”陰文方印、“如意”陽文方印）、“壬辰歲冬天江老漁欽”之《敘》（末鈐“江馬聖欽”陰文方印）、“佩石道人安國清”之《[序]》（末鈐“安國清印”陰文方印、“石翁”陽文方印）。正文前附谷太湖、江馬天江、中村確堂和石津灌園對此書的評語。書後附“湖山小野願”跋語、“確堂中村鼎五”跋語、“灌園居士石津發”之《跋》、“明治壬辰清和月金粟岩谷修題”之《[跋]》。

岩谷修《[跋]》全文云：

佩石道人鎮西人也。寓於我江數年，訪奇搜幽，足跡所到，圖之記之，及廿四勝之多，使我江發光輝、增聲價矣。我江不乏文士，而無一人傳之者，反出異鄉人之筆墨，豈非可憾乎！不知山靈湖神亦與余同其感耶？抑又欣然謝道人之勞耶？

是書卷上收作者明治十一年所選十二勝景：石山夕照、三井曉煙、針嶺浮嵐、脊山積翠、大崎澄月、松岬清風、長等櫻花、越溪楓葉、百如爽籟、三上紅暎、鹿瀨八潭、松山重瀑。卷下收作者明治十二年所選十二勝景：伊崎石壁、大洞水禽、橋殿啼鵲、雄松歸鷺、膽吹早雪、安土餘霞、沖嶼微燈、鎧巖巨浪、唐埼松影、笠島波音、賤嶽宿雲、勢多驟雨。計勝景畫三十一幅（其中“鹿瀨八潭”有八幅畫），每幅畫佔兩塊板右左拼合，每塊板只佔半版，另半版為說明文字，畫右半佔前板之右（版為反畫），畫左半佔後板之左，總計雕六十二塊木刻版畫。版畫雕刻技藝高超，刻印利落，細察有虛實濃淡之感，意境畢現，比之國內的十竹齋原作毫不遜色。文字刊刻亦精絕，

筆鋒傳神，飛白毫髮露絲，同人有以為銅版印者，雕手冢本廣吉功不可沒。

其各景說明文字亦有可觀者，如“雄松歸鷺”，文曰：

雄松崎，又稱赤松崎，屬滋賀郡南小松村，有小湖，東西約七町，南北十町許，周回一里。產蒔味極甘美。沙堤包之，以界斷太湖。砂白水綠，纖鱗可數。堤上多松，翠色如染，干皆赤鱗，或曲蟠，或怒攫，或鼓或偃，沖嶼穩臥波上。仙行峰秀峙雲間，夕陽將沒，風波漸收，白鷺數千，南北群歸，如雪片舞碧空。

木刻、說明誠屬精品美文。鈐“木村藏書”（日人）陽文方印、“郁滋垣藏書章”（國人）陽文方印。

十八、榴蔭山房印譜二卷

葉鴻翰篆刻，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葉鴻翰刻暨鈐印本，綫裝，包角（已損），二冊，前後配硬木夾板（夾板未著油漆，有孔無繫帶，比書窄、高，應非原配，然其上貼原墨印白書簽磨損已多，可知配合亦久）。序言六行十七字。白口，四周細單邊，黑單魚尾。首冊正文首葉半框 14.5 × 9.9cm。鄭氏《序》第一葉第六行第六字為“前”。四針眼：2.8 + 7.8 + 4.7 + 7.8 + 2.9cm（首冊）。竹紙，色白。刊刻精緻，刷印清晰。雙道白細絲綫裝訂，斷裂數處。

是譜印文為杜甫詩句鈐印，版式、印章下方杜詩題名、同葉背面作者對詩句的評語及其序言等均為刻本。未見著錄。書名據卷端、版心、書名頁和書簽（直接印於二冊的書衣左上角，此與夾板上貼之書簽均有“曲園俞樾題時年七十有七”字樣）題。每冊正文各有卷端題譜名著者，然無卷次，姑按“二卷”著錄。卷端原鐫著者“永嘉葉鴻翰墨卿甫作”。書前冠“光緒二十六年（1900）三月嘉善曹楞”之《序》、“光緒戊申（1908）夏鎮海鄭一夔嘯雲甫序於永嘉學舍”之《序》、“光緒戊申季秋重陽余姚仲聲朱中樹初稿”之《奉題墨卿仁兄大人榴蔭山房杜句印譜》、“光緒三十四年六月永嘉葉鴻翰墨卿甫識”之《自序》。

鄭氏《序》中云：

近時，繼紹庭觀察始專用格言雅句古人詩詞成《琴鶴堂印譜》，則又為印史中開一生面矣。永嘉葉君墨卿精篆刻，凡古印流傳宋時各譜無不尋繹，而於文、何二家亦有所心得，秀逸蒼老兼而有之。嘗本琴鶴堂用格言雅句之意，取杜詩之尤雅者鐫之問世，而囑序於予。

葉氏《自序》中云：

鴻翰不敏，於《說文解字》秦漢古碑宋元以來名家各譜，雖曾究心而所得殊淺。嘗取少陵詩句入印，寫成樣本。徐乃秋觀察、曹理齋廣文見而善之，為製序言，忽忽十餘年而未就也。今夏無事，始從事於此，以竟前功，工與拙非所計也。

葉鴻翰（1856—1925 在世），字墨卿，又字慕青，號硯（研）農，室名榴蔭山房，永嘉人。工篆、隸，精治印，喜吟詠。

是譜書衣墨筆題“吳淞袁仲濂所藏”（其下鈐“袁氏希濂”陰文方印）、“贈靈石先生”（其下鈐“袁希濂”陰文小方印）、“臨澤再贈承模”（其下鈐“臨澤”陰文橢圓印）、“根山吾兄晒存 承模贈”（其下鈐“郭鉢”、“宗彝”陰文方印）、“祥書生存 根山贈”（其下鈐“根山”陽文方印）。據此知是譜已轉贈四次。

十九、思古齋集拓名人篆刻

（清）何澄輯，何壽章續輯並訂，清光緒鈐印紙剪貼本，經折裝，二十冊，每冊前後粘楠木夾板。15.5×10cm（首冊）。配紅木原裝雙豎格書箱，書品完好。豎槽上抽式書箱門有木刻題字“思古齋集拓名人篆刻 丙申春正月豫才自題”。各印譜序及篆人小傳書鉛筆界欄，鈐“壽章”、“何”等印，第二和十六冊末有同里王繼香觀款。

何澄（？—1888），字竟山、心伯，室名思古齋，浙江山陰人。貢生。納資為郡丞，官閩中。善書畫，精鑒別。工篆刻，與趙之謙、蒲華為書畫友。何壽章，澄次子，字豫才。

是印譜集成計有西泠八家、汪闢、何震、蘇宣、梁裘、顧苓、顧聽、吳道榮、陸惠、丁元公、蘇肇、程邃、董洵、黃景仁、孫均、徐枬、瞿中溶、屠倬、湯禮祥、巴慰祖、高翔、郭尚先、鄧石如、吳熙載、郭鐘岳、趙之謙等各流派名家三十餘人及秦漢私印、宋元明官印，共約千餘方，洋洋大觀，幾是歷代印人篆刻大全，彌足珍貴。

其中，丁敬篆刻題《龍泓館印存》、陳鴻壽篆刻題《桑連理館印存》（均澄手輯，光緒二十二年壽章續輯）各二冊，蔣仁篆刻題《吉羅齋印存》（光緒四年澄手輯）、黃易篆刻題《小蓬萊閣印存》、奚岡篆刻題《冬華齋印存》、陳豫鍾篆刻題《求是齋印存》、趙之琛篆刻題《補羅迦室印存》（以上四種均澄手輯，光緒二十二年壽章續輯）、鄧石如篆刻題《完白山人印存》（澄手輯，光緒二十一年壽章續輯）、吳熙載篆刻題《師慎軒印譜》、錢松篆刻題《朱虛室印譜》（以上二種均光緒三十年壽章輯）各一冊，趙之謙篆刻題《二金蝶堂印稿》（光緒二年澄手輯，二十二年壽章續輯，首冠光緒二年丁文蔚序）計五冊，尚有三冊二十餘人篆刻未題印譜名，故全書未按印譜叢書計。

二十、駕湖四山印集不分卷

（清）錢善揚、文鼎、曹世模、孫三錫篆刻，吳隱、西泠印社輯拓，清宣統二年（1910）硃鈐墨拓藍印本，綫裝，包角（幾毀），二冊。白口，四周單邊，無魚尾。無頁碼。印譜首葉（鈐“錢善揚”印）半框13.4×9cm。上冊《錢善揚簡介》首葉第四行第六字為“年”。下冊末《敘言》首葉第六行第六字為“世”。四針眼：2.7+8.2+5.7+8.4+2.7cm（首冊）。竹紙，色白，略泛灰黃。雙道白絲綫裝訂，有一處斷裂。收錢善揚、文鼎、曹世模、孫三錫四家篆刻。稀見著錄。販書者言：“其中錢善揚作品存世極少，最為難得。錢善揚，乾嘉時人，篆刻蒼茫古樸，不落時俗，甚有時譽，生

平偶為至友製作數印。”書名據版心、書名頁和書簽題。牌記題“西泠印社藏印”。版心下方原鐫“西泠印社輯”。

譜前冠“宣統庚戌（1910）夏五月一句秀水蒲華作英甫”之《鴛湖四山印譜序》、“宣統二年（1910）清和月金爾珍”之《序》。

蒲氏《序》全文云：

藝林中書畫金石家皆取法於古，而工篆刻者多矣。乾嘉間，浙西則丁、蔣、奚、黃，以至曼生、秋堂諸家。道咸間，嘉郡則錢幾山、文後山、曹山彥、孫桂山諸家。所以山陰吳君石潛有《鴛湖四山印譜》之著。石潛耽於金石，廣於儲藏。此譜所著，真藝林中有心人也。嘉禾自兵燹以來，文明寥落，而望古遙集者誰哉？此譜淵源有自，覺盎然乎金石之氣也。

譜後有《敘言》，全文云：

余嘗過禾中，與是邦之都人士游。暇時，相與考訂金石之學。彼都之言：“印學者，必推四山，謂曹山彥世模、文後山鼎、錢幾山善揚、孫桂山三錫也。”四人者，皆禾中人，生於嘉道之際，以刻印名於世，後先繼起，輝映一時，猗歟盛哉！夫學術之興廢，運會之轉移，其始也不過一二人倡之，其繼也千百人和之，風氣所趨，疾若潮流，沛然莫之能禦。文、何之於黃山，丁、黃之於西泠，其魄力之雄偉，學識之遠大，高瞻遠矚，有足以雄視百世、睥睨一切者，其功不其偉歟！本社同志藏有四山刻印甚夥，因相與釐訂，集拓成譜。後之學者，其必有取於斯。宣統二年（1910）初夏吳隱石潛甫題於西泠印社。

印譜用木刻藍印紙鈐印，拓有邊款。兩篇《序》石印，四篇《篆刻者簡介》和《敘言》木刻藍印。

二十一、天津衛商務要訣不分卷

（清）佚名編，清末抄本，綫裝，一冊。無界欄。書型開本 27.6 × 20.5cm。三針眼：3.1 + 10.7 + 10.9 + 2.9cm。毛邊紙，色黃。雙道白絲綫裝訂，訂雙角綫。書衣和扉頁新加。未見著錄。書名據書衣題。書衣上另有水墨寫意畫，一對蜻蜓，兩朵荷花，數莖荷葉，雖不見水波，尚傳其神。書衣書名下鈐“張彩文印”陽文方章。

扉頁有“魚蘭堂主人識”語，全文曰：

此冊記述了天津港於同治、光緒年間所經營貨物、各商貿船主及航海凶吉日期，誠為可珍貴之史料也。

末鈐“王文銘印”陽文方章。

是書開篇載生意經，名曰《立商之本》，起首云：

(其前疑有缺字)家業始興，人能於學之中專心致志，通達事理，以為立身之本。上可以事父母以報養育之恩，中可以攜兄弟以全手足之情，下可以顧妻子以保老來之根。即遇三親六眷，亦可以揚眉吐氣，不至於俯伏忍辱，尤可以全其悅服。予忖度之，窺生意茂盛，首重勤儉；買賣興隆，端由翕和。舉止各循規矩，乃懋遷之根源。鑑（此後疑脫“銖”字）不壞心田，寔發財之基業。即異性同居，莫懷爾虞我詐。自開張合事以來，果能同心協力，克己功物，審輕度重，本仁讓以取財，不惟如竹苞而松茂，憑理義以計利，自能日增而月盛矣。予以坐井觀天之才，頗曉商賈理財之術，謹陳鄙詞十條開列於左，以為初學生意之箴規，誠為識者所笑耳。

十條生意經依次為：“一要初學”、“二要立身”、“三要財明”、“四要處世”、“五要規矩”、“六要出外”、“七要斟酌”、“八要當戒”、“九要詢問”、“十要應期”，皆直白實用之理。

例“八要當戒”，其文曰：

戒之在心，守之在意。謹遵規訓，防陷不義。鋪中頑（原文如此，疑即“玩”字）錢，出外偷賭，尋花問柳，竊構淫婦，大不利於生意，抑且禍及身家。忌去茶坊、酒肆，不交匪類之人。勿飲過量之酒，過則迷心誤事；勿貪義外之財，貪則失財丟人。勿忌人之材藝，造生事端。勿謂與人不睦，暗獻讒言。夥契中不說謊話，密事不可洩漏。勿使勢力，自行驕傲。不可將無作有，勿造謠言惑眾。諸事當戒，謹慎勿怠，此乃省身當戒之道也。

此中所言，對當今生意場上也很有借鑒意義。

其後收入《直隸天津衛辦雜貨規例》（含貨名、計量單位、單價、產地、質量標準等）、《咸豐年間添買外國洋貨布匹》（含貨名、質地或產地）、《缸粉古戶》（開列紙張廠家的品牌和排行）、《洋船花名》（含各地洋船船主姓名）、《[各埠船貨]》（述各商埠船隻經營貨物）、《逐月行船風暴吉凶日期》（記每月海上風暴週期）等內容。書中有“廣東潮州府”、“福建省臺灣府”、“洋銀”等字樣，當編於清末年間。紙色、墨色陳舊，且幾無修改，當是民國前抄本。是書對瞭解清末天津商埠碼頭歷史較有參考價值。“魚蘭堂主人王文銘”識語尚切合實際。

二十二、士俗日腳通書不分卷

（清）維經堂訂，清末維經堂羊城刻五色套印本，新近金鑲玉綫裝，包角，二冊一函。行數字數不一，白口，四周雙邊，黑單魚尾。《初出外洋五要》首葉（版心鐫“五”）半框 17.3 × 11.1cm，第六行第六字為“易”。四針眼：3 + 7.9 + 5 + 8 + 3cm（首冊）。皮紙，色黃。雙道白絲綫裝訂。金鑲玉改裝甚精。刊板具坊刻特徵。書名據書前書坊告示題。

朱印告示云：

本堂所造《士俗日腳通書》乃是遵依憲書協紀及諸家斗首推算七政四餘一十二宮立命流年月，將每日吉凶神煞俱係細查參訂注明，以便高明傳（原文如此，疑為“博”）覽。本堂招牌行世多年，留心研究，頗得西洋之法，正為造福有準。是以遠近傳名，叨蒙四方諸公垂鑒。近來各鎮城市有射利之徒假冒本堂招牌發售，猶多有礙本堂名色，故特預為剖明……羊城天平街維經堂謹白。

告示背面上方原鐫“羊城天平街維經堂真本”。版心下方原鐫“維經堂”、“維經堂板”、“維經堂真本”、“維經堂訂”和“粵東維經堂”等。“弦”等字避諱。書中有：定期節氣光黑較鐘法、廣東省河潮水定期、眼跳法、耳鳴法、鵲噪法、嚏噴法、土地杯、灶君籤、吉凶日、天下圖、諸煞神符、詳明帖式雜錄、二十八宿、廿四孝圖、仙城八景、各國旗圖、詳查小兒關煞定局、大齋符（何日何事冲犯何方位應將紙馬水飯果酒向何方設送吉）等，乃舊時日用小百科，迷信色彩稍濃。然地圖、國旗等內容有一定的知識性，陽光校鐘、潮水、帖式等也有實用意義。《廿四孝圖》有木刻圖二十四幅，均配文字說明，可作幼學之用。《仙城八景》均為廣州名勝，每景附圖配詩，並加詳盡說明。

是書用五色印刷：主體內容墨色，《張天師鎮諸煞神符》等朱印，《二十八宿星圖》朱（星圖週邊）黛（星圖中間人物部分）同版套印，《廿四孝圖》藍印，《各國旗圖》綠印。正文缺第一、三至四葉等。是書《販書偶記》及《中國叢書綜錄》均未著錄，較罕見。

二十三、新刻搜集諸家卜筮源流斷易大全四卷

（清）余興國編輯，清京都老二酉堂刻本，新近金鑲玉綫裝，包角，四冊一函。十四行三十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邊間左右單邊，黑單魚尾。卷一首葉半框20.1×13.9cm。卷一第六葉第六行第六字為“木”，卷二第六葉第六行第六字為“旺”。四針眼：3+8+8+8+3cm（首冊）。竹紙，色黃。字體、刀功呈坊刻特徵。雙道白絲綫裝訂，訂雙角綫。有木刻插圖多幅。書名據卷一卷端題。卷一卷端原鐫著者“杭州禪寓余興國編輯”。其他各卷未題書名著者。書名頁原染黃，有水跡，原鐫“文王靈課 談易齋訂正 斷易大全 天機啟蒙 京都老二酉堂梓”。版心上方原鐫“斷易大全”。

書前冠“談易齋知來子識”之《斷易大全序》一葉，朱印。正文前有“斷易大全目錄”兩葉、“卦圖”十一幅（圖名兩側加黑花魚尾）。書末下方原鐫“全卷終 崇文門外打磨廠老二酉堂梓行”。“崇文門外打磨廠”為北京市老地名，崇文區（今為東城區）仍有打磨廠的地名。書中“玄”字諱時避時不避，“慎”、“寧”字不避諱，似為康熙時物，然細察版刻風格，且書名頁已染黃，《序》為朱印，則是清中後期特徵。

二十四、雲水山人古陶存不分卷

方德九輯拓，民國十二年（1923）方德九拓本，綫裝，包角，二冊。白口，無魚

尾。每葉正面預印版框，四周單花邊，四角弧形，框外左下原鐫“雲水山房藏”，古陶拓於框內，背面空白。正文首葉正面整框14.2×10.3cm。《序》首葉正面第六行第六字為“專”。四針眼：2+7.3+3.5+7+2.2cm（首冊）。棉紙，色白。雙道金黃絲綫裝訂。拓印頗精。書名據書名頁題。書簽原鐫“雲水山人古匋存”。

書前冠“癸亥中秋節後五日古謝方德九序”，全文云：

古陶器文字簡古渾然。三代遺品，予酷嗜之。每得殘片，輒珍藏行篋。壬戌，重遊都市，復事搜求，堆積近百件，公餘手拓成冊，分送同好者。考陶文專著，前有丹徒劉氏《鐵雲臧匋》凡四卷、吳氏《遁齋古匋存》二卷，嗣有盛岡太田孝氏《藏匋》一卷。據羅叔言謂：古匋於清同、光間出山左，臨菑、邱壘為多，其器登量間有。又云：光緒初，易州亦出古匋，文多記匋攻某，並有年月。而齊器則多記某某里。此其大別。證之予藏，似多臨菑產。其文字、地名尚待考識耳。

《序》中“近”已用墨筆改為“數”。書中收古匋拓片七十六，“近百件”當是指此。“數百件”乃其所藏。民間有藏此拓本四冊者，計拓古陶157片。

二十五、徐氏宗譜八卷

徐永信修，徐一鑒纂，民國二十三年（1934）鉛印本，綫裝，八冊。山西五臺徐氏。始遷祖：明徐才甫洪武年間從馬邑遷居五臺縣。十行二十七字，白口，四周雙邊，黑單魚尾。卷一首葉半框21.1×16.5cm。卷一第一葉第四行第六字為“而”，卷二第一葉第六行第六字為“股”。四針眼：2.7+7.9+6.9+7.9+2.7cm（首冊）。棉紙，色白。雙道白絲綫裝訂。卷七有塋墓圖多幅。書名據卷端、版心和書簽題。書名頁和目錄前題“五臺徐氏宗譜”。牌記題“中華民國二十三年續修”。書前有《新建宗祠攝影》照相四幅：“徐氏宗祠大門”、“徐氏宗祠二院牌樓”、“徐氏宗祠正廳”和“徐氏宗祠全景”。

《凡例》十二條。其中第十二條云：

宗統世次行號名數，或調查未真，或編印錯誤，以及原名更定，凡我族人如經看出，尤應加詳批識，以防嗣後續修仍踵訛謬。

是條文頗具特色。如卷四下第二十七葉正面第五欄有七個字：“象謙 字止敬 氏朱”（“止”應為“子”）。此即徐向前元帥。語焉不詳，蓋提防不測。武思忠君曾給筆者看《徐氏宗譜》民國十八年增補石印本含有該葉內容的複製件，“象謙”條內容已被塗抹乾淨，只見擦痕。是本此處已用墨筆補上“又名向前 黃埔軍官學校畢業 留校任排長 現任四方面軍總指揮”的字樣。本支名人另有清徐繼畬等。

正文前冠“民國二十二年（1933）七月十八世孫永信沐手謹敘”之《敘》、“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十九世孫一鑒謹序”之《徐氏宗譜續修序》、“十八世孫培倫謹序”之《徐氏宗譜續修序》。書末附《徐氏宗譜勘誤表》等。是譜卷端未題著者，未列

“修譜職名”。惟徐永信《敘》云：

……議既定，一清以建廟負其全責，推舉育槐、憲章、愷淵、業柱諸族人董督工程，而修譜一事囑信載筆。信自愧才淺學疏，識不足以見大，文不足以揚先，恐不克允副衆望，而族人猥以余馬齒較長，一時又旁貸無人，大義相迫，不敢固辭。譜成，因識其緣起如此。是役也，最初動議者，族弟知性偕同信與胞侄登鰲。共為提倡激（原文如此，疑為“且”）始終負責經理兼任編輯者，一清母弟一鑒。

書末所附“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十九世孫一清謹記”之《五臺徐氏宗祠創修記》亦云：

民國十七年（1928），族人復因修譜兼議修廟，推族叔永信公主持修譜，囑清擔任修廟事。清即勉任焉，實素志也。

故是譜纂修者當為：徐永信修；徐一鑒纂。

一清，字子澄，清同治八年（1869）生。畢業於日本法政大學。歸國後，曾任山西大學堂齋務長。辛亥革命時，擔任晉軍財政事務。1917年任山西陸軍糧服局局長。1919年任山西省銀行董事兼經理。1930年任中央銀行籌備處主任。此次修譜建廟闢族集資國幣壹萬玖仟元，一清獨捐萬元。可見，徐一清獨任廟事，未預修譜。

《中國家譜綜合目錄》第313頁亦載：“〔山西五臺〕徐氏宗譜八卷（民國）徐一清續修 民國二十三年鋼字本 八冊”。然著者著錄欠妥，版本類型著錄為“鋼字本”亦屬離奇。《中國家譜總目》第2042頁著錄為：徐一鑒等纂修。言纂者為“徐一鑒”固無不妥，然著者未含“徐永信”亦是偏頗。

（作者單位：國家圖書館古籍館與圖組）